



# 家乡的古井

李永明

十多天后,这棵柳树长得很大,树身矮而粗壮,树冠浓密。

村子里都是打水吃。晨曦时分水井台是最热闹的地方,男女老少都担着水桶在公用的水井旁排队提水。多少年来打水形成少的让老的,老的让妇女儿童,大家自觉排队,互相提水帮衬,打水秩序井然。早晨水井里的水最清凉,柳树、人影都倒映在井水里,水滋滋地冒着水汽,凉意缭绕。早晨的水甘甜凉爽,直接饮用不得病,用井水沏茶清香悠长,喝后很过瘾。早晨打水的人排成长队,到了下午打水的人就少了,水井宁谧如初,井水也慢慢恢复了起初的水位。

说起打水还蛮有意思的。用井绳的一端绑住水桶,然后把水桶慢慢放进井里,等到水桶接近水面时,把井绳猛地一拨,水桶用力一沉,顺势舀起一桶水,然后慢慢往上提。紧接着把另一桶打满,然后沿着阡陌小路匆匆担回家。打水是一项最原始最朴素的劳动方式。起初打水时,年幼臂力小,打水时水桶提到一定程度,实在忍不住就把水桶丢进井里,溅起阵阵水花,事后请有经验的人来捞桶。

遇到干旱年景时,吃水贵如油,而古井从未干枯过,它真是口神井!村里人对古井的感情很深厚,打水时把水桶洗了又洗,洗菜时把星星点点的菜叶都捡起来,怕把脏东西冲进水里污染水源。井绳是用耐磨的麻绳搓的,挑选上等的麻丝,让年龄大的老人慢慢搓着,搓好后用桐油浸泡,晒干后封存起来,大约十多天后才取出绳子使用。绳子一用就是好几年,不但很牢固,提水也很方便。这井绳放在外面从未被人偷过。

干旱季节,四处断流无水,自留地里的茄子、辣椒、西红柿、四季豆等植物长得郁郁葱葱,长时间不下雨植物都焉了,地里干得裂纹一尺多深。农人们心焦痛,便发动亲朋好友打水浇地,救活了一大片植物,解人们燃眉之急。狗、牛、羊等动物热得趴在地上,只喘粗气,人们从井里担来水往它们身上浇给其降温,并在家舍里定期泼洒清水。井水保住了家畜们的性命。

为了把古井保护好,村里每年淘一次井。他们用水泵把水抽干,将井里的杂物一筐筐提出来,用清水冲刷干净,将井沿周围的杂草除净,对残缺的地方进行修补,并用鹅卵石齐刷刷地铺在井的底座。

有一年淘井时,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乡亲们淘井时摸到一条大鳝鱼,用筐拉上岸一看,大吃一惊,这条鳝鱼竟有碗口粗,通体金黄,鳝鱼头像鳄鱼嘴,重量达到八斤以上,实属罕见。老村长看后二话没说,让人把鳝鱼装进桶里,来到月河边觅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放生。后来老村长说:这条鳝鱼成精了,人们不能杀生,它是水井的吉祥物,是镇井之宝。说来也怪,月河每次发生洪涝时,村里的井水依然清澈,村里几百口人常年饮用井水,身体健康不得怪病。

后来,村上用了自来水,不少人陆续搬离了故乡,我也来到了城里工作。人与井,总是灵犀相通。由于长时间不用,井就废了。古井逐渐从乡村消失,就像盲人的眼睛,深深埋进了故乡的井里。它的周围,长满了许多不知名的野花杂草。零落的洒落一地,一片金黄和孤寂……



时光的脚步匆匆,不觉中,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忙碌的日子渐渐磨去伤痛,新的生命慢慢填补内心的空缺。母亲啊,女儿是否太薄情?母亲啊,尘世中的一切是否还让你挂牵?女儿已到中年,中年的人生让女儿越来越理解当年的你,你的辛劳,你的无助,你的唠叨,你的焦躁,更有无尽的对子女的爱,对生活不息的热情。

又到七月半,由于突发而至的洪水,反复不断的疫情阻隔,还有幼子弱女难抵长途劳顿的担忧,远嫁的女儿没有回乡。不能到你那长满青草的坟头长跪,给你焚香烧纸,诉说这么多年女儿生活的点滴,这是多么大的不幸。

母亲啊,与共和国同龄的你,吃尽了人间的苦。在贫穷饥饿的年代长大,早早辍学务农,连姓名都不会写认,但这并没有影响你成为生活的强者、智者。烈日晒黑了你的肌肤,繁重的农活强健了你的体魄,你是当年的铁姑娘,你是当年的三八红旗手,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你钢铁的意志,不因困难低头是你毕生的信念。

在我的记忆中,你不是一个温情的母亲,你是一个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能干女人,你是让孩子们恋恋不舍而生畏的坚强女人。尤其是在父亲外出河南打工的十年,几乎全是由母亲你一手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家六口,吃穿用度,体面生活,这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考验,屋里屋外的建设与维持,养鸡喂猪补贴家用,这都需要不可度量的劳作;田间地头,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割,冬天储藏加工,现在浮现在我眼前的还是母亲不停劳作的身影。挥舞锄头的身姿,忙碌利索的双手,劳动回家放下锄头拿起菜刀准备饭菜的样子。母亲在庄稼丰收时满足的笑容,在面对被大风刮倒了满地半熟玉米秆时的忧伤,在看到被冰雹砸烂了遍地长势正旺的辣椒时的痛惜神情,长留我脑海。多年后才明白,我的母亲,不会对孩子们说甜言蜜语,不会对孩子们温柔细腻,但她对我们的爱,渗透在家务的操持,家畜的饲养,庄稼的侍弄中。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唠叨责备都是她的爱。现在的我多么深刻地体会到了母亲的艰辛与伟大,母亲的无私与大爱。

母亲啊,生活对你是不薄的。你养大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健康善良,成家以后,都是婆家的持家好手,生儿育女,孝敬老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村里,你还供养了四女儿考上大学,读了研究生,改变了命运。你和父亲盖起了两层小洋楼,装修成当时时髦的样子,是村里人效仿的对象。你送儿子参军,又给儿子娶了漂亮的媳妇。银行无贷款,家里有存粮,是十里八乡人无不夸奖羡慕的丰厚人家。

母亲啊,生活对你又是残忍的。因为你没有生出儿子,你用你的三女儿换来了咱家的独苗苗儿子。他们不会理解一个女人把喂养三个月大的女儿送人时骨肉分离的感受,更不会理解此生对这个女儿的不断的愧疚和思念之情,这是不能言说的深埋心底的伤痛。即如此,也还要忍受受人恶毒的咒骂与歧视。女人生不出儿子,这是无能的表现,这是你一辈子抬不起头的理由。漂亮的媳妇也没能如你所愿,一连生了三个女孩,不能让你释怀让你瞑目。弱小的我目睹你的痛楚,无能为力,只有发誓好好读书,走出去,给你争脸,让你扬眉吐气。我做到了,也算女儿给你的一点点回报,一点点安慰吧。我想你感受到了,享受到了这种荣光,只是,这样的时光太短暂了。

母亲啊,人的生命多么脆弱。在我工作成家后,你和父亲本打算告别故土生活,来我这里住,可是,你却查出罹患癌症。要强的你只能把命交给我们手中,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医生。于是手术、化疗,没想到却将你一步步推向人世的边缘。你辗转病床一年多,疼到撕心裂肺,瘦到皮包骨头,在2010年正月初三晚上,燃尽生命之火的你与尘世永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生命的短暂与无力。强大的人类可以征服很多,但衰老却是人类逃不掉的终点。当看到街上步履蹒跚的老人,公交车上忘记在哪站下车的老人时,我的心也紧缩起来。

母亲啊,你虽已离去,却从未走远。抬头望星空,最亮的星星就是你,我告诉我的孩子,那是外婆变成星星在守护我们。每当我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进步,一点收获时,我在心里告慰母亲,亲爱的母亲,你会为今日的女儿高兴吧。每当你觉得日子艰难,生活无助时,我会想,如果母亲在,该有多好,可是当年的母亲不是单打独斗不妥协吗?我有什么理由抱怨和逃避?母亲啊,你让我变得坚强,如今也成为三头六臂无所不能的母亲。

母亲啊,你一生挚爱勤劳耕作的土地,现在的你就长眠于她的怀抱。如今又到玉米成行,豆角满架,南瓜滚圆的季节,在它们的环绕下,你当得安息吧。

母亲啊,我亲爱的母亲。



# 又到七月半

韩文霞

#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霞光四溢满城铺锦

刘琴/摄



清波安澜

李思义/摄



韩婆婆瀑布

闫西鹏/摄

# 化龙山的精灵

严共昭

走进化龙山,不经意间,猛地一抬头,山那边就飞来一只大鸟。翅膀有力地上下扇动,在蓝天上撞击出金属般的锐响,闪电一样划过苍穹,犹如正在执行特别任务的战机。

这类鸟,老百姓叫鹞子,不单指一种鸟,在化龙山地区泛指金雕、白肩雕、雀鹰等。它们都属于鹰科,是一种大型猛禽。金雕、白肩雕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成鸟翼展超过2米,体长可达1米,因头和颈后羽毛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金黄色泽而得名,以其突出的外观和敏捷有力的飞行而扬名北半球,古代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都曾以金雕作为王权的象征。

这些鸟是天之骄子,不甘心匍匐于浅地里过活,高飞到半崖头,一生风雨兼程,从崖头上出发,在崖头上落脚。休息时,总是眯着眼,半是休息,半是寻找猎物。它们以田间的老鼠、山中的野兔、落群的孤鸟为食,有时也偷猎家禽。它们是孤独的,从不合群,你见不到高远的蓝天下,众多的鹞子在一起搏击长空。一年中的任何一个季节,或早或晚,或晴或阴,它们没有规律地出现在天空。一抬眼,你就看见了,在目光穷极的高空,或平飞,或侧飞,或滑翔。在漂浮的云层中,像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意地与波浪做着交流;有时云在急速流动,它却纹丝不动,像是有意做着云的背景,优雅而傲慢!暴雨里,它不紧不慢地在雨幕中穿越,双翅分开羽翼,像明星演员分开沉郁的大幕,引来一派浩荡的惊叹。雷电中,那划破苍穹的闪电以它为光源四溅而开,像沸腾的钢花。晴日,它背负夕阳,翅膀宽大地展开在太阳两侧,宛若一只闪亮的太阳鸟。

这山中的悍物儿,一次猎食,几天不饿。平时,待在家里总是不动声色,却在发现猎物的猛然间射箭而出,破空作响。“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偶有一只嗜食玉米的老鼠,或蓬间雀,或草间觅食的鸡,或一只蹦跳的野兔,漫不经心地唱着、跳着。一道光影闪过,只见半空中飘落的败羽或绒毛,在空中扶摇。它们选定的目标,都不会生还,锁定目标的精准,让人难以置信。听老年人说,它们生擒过浑身披刺的豪猪,也掠食过半大的山羊。

与白天搏击长空的金雕、白肩雕、岩鹰相反,山中还有一种在夜间活动的鸟类,因面形似猫,人们叫它猫头鹰。猫头鹰是种很可爱的小动物,毛茸茸的,看起来很乖顺。我家后檐上的椽子夹缝中,就曾住着猫头鹰,那时家里的粮食随便放在哪里,都是安全的,也不知啥时候,猫头鹰搬家了,只记得看不见猫头鹰的时候,家里就多了老鼠。

猫头鹰,周身羽毛稠密而松软,飞行时产生的声波频率小于1千赫,令一般的哺乳动物无法察觉。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度比人高出百倍以上,加上特殊的颈椎结构,飞行时可转动270°,是天生的猎杀高手。猫头鹰的食物以鼠类为主,也吃昆虫、小鸟、蜥蜴、鱼等动物。它们白天隐匿于树丛、岩穴或屋檐中,不易见到,夜晚便翩跹如醉汉,敏捷快速地开始了夺命追杀。它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夜空下,一旦听到猎物移动的声响,就会很快地调整扑击方向,瞬间出爪,一举奏效,从不失手。每次出征,都如闪电,只有胜利,没有失败。

它们,站在鸟类食物链的顶端,掌握着各种鼠类的生杀予夺大权。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神灵般地主宰着这个世界的另一空间。

